



版式：伟东

天上的父亲

颂词

魏振强

五位被书写的对象都是父亲，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在没有他们的日子里，亲朋至交熬过怎样的疼痛，只有亲历者才知道。

五位作者中，有的人此前从没公开发表过作品，缺乏写作经验和技巧，但这样的人最易露出真面目，让朴素的情感流出来。因为没加雕饰和包装，文字反倒更容易击中人心，引发共振。

父亲，是夏日烈火，是冬日暖阳；他暴烈、严苛，也会温情脉脉、儿女情长。我们一直承受他的恩泽，给他带来荣耀，也让他牵肠挂肚、夜不能寐。

父亲，一个神圣的名字，我们赞美他，爱他，想念他。

“天上的父亲”是献给父亲的颂词，是为逝去的他祈福。

“天上的父亲”也是提醒：父亲没死，他正立在澄碧的云端，俯瞰他的孩子，看他们是否走得正，是否走得顺。

母亲常在我面前唠叨，你们老陈家的男人很少有长寿的。母亲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正盯着堂屋后面墙上父亲的遗像。父亲去世的时候六十四岁，父亲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六十三岁，所以母亲这么说。

父亲当过公社文艺骨干，做过大队会计，闲暇时还客串剃头师傅，最引以为豪的是在村头小学教过书。为了能养活大家里的老老小小，父亲干的时间最长的事还是种地。

母亲和父亲从小就认识，两家就隔了一个菜园地。母亲对父亲的过往如数家珍。母亲说，你爸是“末独儿”。你奶奶生了好多孩子，好几个都没能养大，你爸出生后，你奶奶听了别人的劝，领养了一个山里的女孩给你爸做童养媳，大你爸好多岁呢。等你爸长大后，同龄人都笑话他，你爸心中生恼，天天在家闹，你奶奶没办法，只能把她当女儿出嫁了，童养媳心生怨恨，自此和你家再无往来。

你爸多才多艺，拉得一手好二胡，笛子、口琴吹得嘎嘎响，吸引了好多十里八乡的姑娘的目光，但你父亲却独喜欢从小一起长大的我。母亲笑着说。

母亲还说，你出生时，你爸兴奋得一路小跑冲到正在地里干活的你爹爹面前嚷：生了，生了，是个儿子！你爹爹摸出黄烟袋，滋滋地吸着，自言自语：六十无孙，犹如枯树无根，这下好了。

母亲说话的时候，安详得很，仿佛这些事就发生在昨天。我只是呆呆听着，眼睛盯着墙上父亲看。

小时候的我经常偷偷地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到长江里玩水，吓得奶奶在岸边顿足捶胸。放肆了之后，我有时会被父亲逮住，用一根粗麻绳把我吊起来，父亲喘着粗气，拿桑树条子在我屁股上使劲抽，奶奶在一旁苦苦哀求父

亲下手别太重，父亲梗着脖子冲奶奶吼：你别管！

挨揍是我小时候的家常便饭。那时候日子苦，粗茶淡饭让人的脾气也跟着涨。我们兄妹五人中，父亲很少对姐妹动肝火，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对我则不然，厉声呵斥算是“温柔”，随性一脚是常态，经常“桑树条子下面条”，抽得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。

三年级的时候，我把家里的二



作者与父亲陈昌龙合影

八大杠自行车偷偷推出来，和一群孩子在外面比试车技，不料我马失前蹄，摔了个胳膊骨折，剧痛，但还要装作没事一样。被发现后，母亲心疼得暗自垂泪，但父亲这次竟没打我，瞅着我那熊样，只说了一句“有种”，拽着我就往卫生室奔。上中学时，我“不小心”考了个省重点，父亲喜不自胜，我开学那天，他挑着行李，送我上学，到了校门口，父亲温和地对我说：“给老子好好念！”

高考结束，我平生第一次给父亲挣足了脸面。发榜的那天晚上，父亲喝得大醉。进入大学，脱离了父亲的管束，我一般一个月和父亲

通一次信，父亲总是寥寥几行字，说一些家里的鸡毛蒜皮事，所用的信纸是烟盒里的包装纸。毕业时我想到离家千里的北方安居乐业，父亲听后勃然大怒：放着长江水不喝，你要去喝什么淮河水，混账东西！

我只得领了父命，回到家乡小城，竟又鬼事神差找了个北方女孩做老婆。妻子临产的时候，父亲和我在医院走廊默默抽烟。当听说生了一个女儿时，淳朴的岳母在产房外对我母亲哽咽：“唉，真对不起，没给你老陈家生个儿子！”

父亲却笑逐颜开，一边用他满是烟味的手触碰我女儿的小脸蛋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生女儿好！生女儿好！老子生了这个狗种又有什么用？”

就像母亲说的，老陈家的男人不太长寿。当父亲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，显得很坦然，仿佛一切对他都是宿命。他拽着我到北门集贤关木材市场，亲手选好了上好的杉木，亲自监督木匠为自己做了棺木，嘱咐漆匠桐油、黑漆仔细刷了三遍，那神情，像在伺弄他曾经种过的地。

父亲是在我的怀里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的。那年闰月，那天是我的生日。本以为他会给他的儿子交代些什么，可他还和往常一样对他的儿子很吝啬，一句话也舍不得说。

出殡那天，天生异象，当棺槨刚抬起的时候，明朗的天突然黑下来，太阳不见了。

那天是公元2009年7月22日，日全食。

陈斌，安庆市立医院医生。

硬汉父亲

陈斌